齐鲁晚报

人文齐鲁

为了与将军庙街西首的天主教堂分庭抗礼,早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即天主教堂建成的第八年,百姓即在天主教堂四角各建一关帝庙,借乡土神关公的威势与洋教堂抗衡。

■口述城事

东西方宗教文化碰撞的将军庙街

□陈建绳

小时候我在济南老城区“洋楼”(天主教堂)以东的两熨斗隅街胡同深处由状元府马棚改建的一四合院中长大。街南首有一条东西长近200米、宽4米的青石板铺路的小街——将军庙街。耳闻目睹有关将军庙街的往事仿佛还历历在目。

将军庙街西首路北是济南近代标志性建筑天主教堂。每到傍晚,教堂附近街巷中的善男信女就夹着自家缝制的小棉垫子急匆匆地赶往教堂,跪在天主圣像前闭目祷告,祈求天主庇佑赐福。从两熨斗隅街南口往东路南有老城区小有名气的三合恒银号。该银号自清末开办,一直营业到1948年济南解放。三合恒银号斜对过有一门头不大的煎包铺,门口摆着炉灶和平底锅,每当热气腾腾的煎包出锅,常令囊中羞涩的顽童们馋涎欲滴。由煎包铺往东依次是初建于道光二十五年(1846年)复建于民国15年(1926年)的慈云观、在将军庙遗址建成的警察署(老街坊俗称“局子”),再往东就是赫赫有名的府城隍庙,庙前东侧高高耸立着状元府捐给庙里的旗杆。

将军庙街因清雍正皇帝为济南府刘猛将军建庙得名。但“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随着将军庙的废弃,刘猛将军的故事渐行渐远,真正为老济南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城隍庙和天主教堂为代表的东方道教文化与西方天主教文化的碰撞。

记忆

清顺治七年(1650年)西班牙教士嘉伯乐由北京来济南传教。翌年8月,在将军庙街西首购地13.6亩,完全按西方形式建造济南第一所天主教堂。雍正二年(1724年)济南人民反对教士仗势欺人,包庇纵容不法教徒,愤而群起将天主教堂焚毁,外国神甫被赶走。咸丰十一年(1861年)法国主教江类思来山东传教,向清政府提出在城内高都司巷北首西熨斗隅一带重建天主教堂。屈膝媚外的清政府将这里数十家民宅和湖田划给教堂,经罗马教廷核准定名为天主教济南牧教区总堂。同治五年(1866年)主教堂建成。罗马教廷接受第一次被赶走的教训,将神圣的总堂建成一座仅容百余人的小堂口,看上去是一座易守难攻、封闭性很强的建筑。为缓和与当地群众的矛盾,圣堂外形基本上采用中国传统的形式石墙到顶,卷棚屋面,小青瓦覆面,大方朴素。

为了与将军庙街西首的天主教堂分庭抗礼,早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即天主教堂建成的第八年,百姓即在天主教堂四角各建一关帝庙,借乡土神关公的威势与洋教堂抗衡。同治九年(1870年)济南知府龚易图决定将南门外老君堂的城隍(守护城池的土地神)请到将军庙街来震慑洋教。为了建成城隍庙,被百姓誉为“陈善人”的长清知县陈恩寿捐出鞭指巷府第的后花园。在寺庙建成请来城隍爷就位的当天,山东巡抚丁宝桢率各级官员祝贺,庙方将丁宝桢手书的“明远坚是”匾额高悬于大殿上方。府城隍庙南北长90米,东西宽25米,占地约4亩。其宗旨是宣扬道教的惩恶扬善、化灾救劫、普度众生的伦理道德思想。笔者童年时曾进入庙内玩耍,记得庙院西廊庑墙有壁画,每幅画由木栅栏相隔,有一幅画是一身材魁梧的勇士举起一恶棍往热油锅里扔的内容,绘画栩栩如生,至今难忘。庙里除供奉城隍泥塑像外,还有一尊木雕城隍,每年清明、农历七月十五,由信众八抬“大轿”(木制架子)出巡,城隍脚下踩着一只小狮子,以体察民情。城隍出巡,万人空巷,众人争相俯身与小狮子对眼,据说这样一年不患眼疾。还有大旱院中“晒城隍”一说,一直到老天爷降雨,再请城隍爷回归神位。

府城隍庙在济南解放后坍塌。今在其遗址还可见一只雕刻模糊的守门石狮及改为民房的过厅、后殿等。将军庙街作为中西方宗教文化碰撞的见证者,将长久地留在老济南人的记忆里。

大众讲坛 到省图听讲座去
山东省图书馆 齐鲁晚报联合主办

大众讲坛预告——

布老虎的传说及传统习俗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繁衍生息中,龙和虎以其威武神圣共同构筑了民族的图腾,成为国家雄伟壮大的象征意义。龙为天子和神圣的象征,虎则深入到了民间,成为百姓的精神寄托和追求的化身。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年代,先民们对于一些自然现象和疾病都无法科学地去认知,所以就归罪之于看不见、摸不着的邪魔、恶鬼,希望打败它、战胜它,便把这个美好的愿望寄托在理想中的英雄人物和老虎身上。因此,在各类民间艺术表现形式中都以虎为创作对象,如民间说唱、剪纸、年画、雕刻(石、木)、泥(面)塑、刺绣、布艺等。其中布老虎就是一种古代就已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工艺品,它又是很好的儿童玩具、室内摆设、馈赠礼品及个人收藏品。

1月7日,由山东省图书馆和齐鲁晚报联合举办的大众讲坛邀请到山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王丕琢研究馆员,为听众讲述布老虎的传说及传统习俗。

王丕琢,研究馆员。现为山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中国节日研究基地副主任、山东艺术摄影学会秘书长,曾任山东省艺术馆副馆长,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

时间:2012年1月7日(周六)上午9:3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二环东路2912号)

咨询电话:85590666

■乡村怀旧

故乡的铁匠

我喜欢帮铁匠拉风箱,喜欢看打铁时乱迸的火星,喜欢听打铁时发出的那清脆且很有节奏的“叮当,叮当,叮叮当”的响声。

□师承瑞

故乡好多远去的事情,想起来是让人感到非常温馨的。比如铁匠。

铁匠大都是本村人,由一个家庭中的兄弟爷们组成,一般是三个人,要么兄弟仨,要么爷仨。三人有明确的分工,一个主锤,一个副锤,一个帮手。帮手负责烧火、打杂,有时也兼做副锤的替身。铁匠打铁用的工具有小锤、大锤,一个大铁砧子,放在一个高约1米的木制三脚架撑起的木墩上,一只风箱和一个泥巴炉子,一只水桶,里面盛上半桶水,淬火用,一把铁制切刀固定在一条板凳上,几把长钳。

铁匠一年两次支炉,分别在初春和秋后,也就是在换季的节骨眼上。因为这两个季节的上两个季节都是农忙季节,譬如冬季农田基本建设中整地修路挖渠,又如三秋生产,锄镰镢锹等生产工具用得比较多也比较费,有的卷了刃,有的碰出了豁子,有的折断了,需要修理好后为下个季节做准备。特殊情况下,按照生产队的安排也可临时支炉。铁匠主要是修理锄镰镢锹、二齿抓钩、生产队的农具、铁锁链子等。支一次炉前后大约要干一个月的时间。

铁匠选择一个避风向阳的地方支起炉子,三个人腰间都系上围裙,生起炉火,添上烟煤,拉起风箱,把炉火烧旺,放上需要打的铁器,把它烧得红红的,用铁钳夹出来放在砧子上迅速锤打,稍微一凉就砸不动了。“趁热打铁”这个词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打铁时,主锤手握小锤,小锤扁平,呈直角梯形状,很轻,主锤打铁时不用很大力,主要是用来掌握方向和力度的,指挥着副锤打,小锤点到哪里,副锤就砸到哪里,小锤示意用力副锤就用力,小锤示意轻砸,副锤就轻砸,起个“点到为止”的作用。到了最后的细活就由主锤来完成了。副锤是抡大锤的,大锤很重,备有两三把,轻一点的大锤10来斤,最重的那把大锤看上去要有20多斤重,越重的锤把越细,而且还很柔软,一般人使用不了,必须是很熟练的人才能用得了,主要是个巧劲,是用来砸大件和硬件的。副锤是看着小锤起落的幅度和要砸的地方分轻重缓急来砸的,该使用什么锤副锤就换什么锤,叫砸哪里就砸哪里,而且是准确无误。主副锤配合得非常默契,副锤经常累得汗流浃背。打好的锄镰镢锹等有刃的铁器,如果刃不齐,就要用切刀切一切,然后再烧烧打出刃来。这时候还要再放到炉子里烧红,拿出来趁热浸入凉水中猛激,使其急速冷却,这叫淬火,目的是增加它的硬度和强度。不需要切的铁器打好后直接淬火就行了。菜刀还有一道工序就是磨刀,用磨石将刀刃磨得锋利为止。

打铁的三个人实际上是师徒关系,先从帮手开始学活,慢慢地观察副锤是怎样干的,不忙时就拿起大锤来练练,待有一定的基础后主锤就会叫他学着抡大锤干副锤的活,从不熟练到熟练,再到巧干,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副锤了。当了副锤后,要细心观察主锤的动作和技巧,慢慢地学习和掌握,就能成为主锤了。其实,他们的手艺是不外传的,只能是一代一代地传给自己的亲人或者近人。当然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以前是很讲究的,必须按规矩办。

打铁(资料片)

打铁时,村里的一些老人会围拢过来抽烟拉呱,我们这些小孩子放了学后也愿意到那里去玩。我喜欢帮铁匠拉风箱,喜欢看打铁时乱迸的火星,喜欢听打铁时发出的那清脆且很有节奏的“叮当,叮当,叮叮当”的响声。那年代童年的玩具是那样稀少,我喜欢拿一块吸铁石吸那些散落在地上和迸进土里的铁末子,吸铁石吸满后就捋到口袋里,拿回家放到一个小盒子里,没事时就倒出来吸着玩,挺有意思的。现在回老家时还时常问起铁匠的事情,仿佛还能听到那熟悉的打铁的声音。

♨饮馔琐忆

扒榆树皮

□周东升

前几日到一个小山村里走亲戚,偶然间看到一户人家正在砍伐一株粗大的榆树。随着电锯“刺刺啦啦”一阵响过之后,突然,“咔嚓”一声,那棵足足有一人粗的榆树便轰然倒下。手握电锯的汉子,又动作非常麻利地将枝梢一一抹掉,十几个青壮劳力喊着号子,把直挺挺的树身抬上卡车,就拉走了。树根没人刨,树枝无人要,实在有些可惜。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小时候扒榆树皮、吃榆皮面的情景。

儿时的日子过得非常清苦,平日里别说吃顿白面(小麦面),即便是逢年过节也是非常稀罕;玉米面只能是隔三差五地改善一下,日常的主食便是既黑又无营养的地瓜面。地瓜面子非常松散,没有黏性,要是擀面条、拍呱哒,或者包水饺,根本成不了个儿。这里刚下锅,那里就散了架,真的是烂成了一锅粥。为把粗粮做出细粮的味道和模样,聪慧善良的父老乡亲便就地取材,用榆树皮面作黏合剂,这样做出的面食既筋道爽口、有模有样,又光滑顺溜、常吃不厌。

那时候,榆树是乡间主要的用材树木,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院内院外,都栽植着三五株。盖房或者做农具的时候,就杀它几棵(我们这里把伐树称为“杀树”)。粗大而挺拔的,当做梁头;一掐粗的,作为屋团;弯曲些的,就用大锯由头到根纵向劈开,一分为二,两半木料弯度一致,左右对称,作为马车或地排车的两根车干再合适不过。但不论做什么用,树砍倒后,都须尽快剥掉树皮。去皮后的树身,干得快,干得透,还防虫蛀,便于使用。

那些年月,若是谁家杀了棵大榆树,女主人就到当街喊上几嗓子:“扒榆皮了!扒榆皮了!”闻声而动的街坊邻居,便纷纷提着锤子、镰头刀子,端着柳条筐或者簸箕,后面还跟着个半大孩子,以便打下手。腿脚快些的,便抢得先机,拣皮质最好的树根部分扒皮,而那些紧催慢不打的人家,只有扒树身的份。虽然同是一棵树上的皮,但树身与树根却有着不小的差别。根部的皮不仅厚实,出面率高,黏性大,而且还有淡淡的甜味,颜色也很纯正,呈紫红色;而树身上的皮就薄且硬,非常糙,含渣多,色泽也差了许多,白煞煞的。所以杀树的时候,树坑都挖得特别大,就是为了多取些根部的皮。

大人们手举锤子,“亢亢”地在树皮上不停地猛砸,让其与木质部分脱离,再用镰刀划出一条细缝,伸手轻轻一扯,树皮便像金蝉脱壳一般剥落下来。孩子们便两手并用地向筐里捡拾。不大会儿工夫,整棵树就被扒得干干净净,光滑洁白的树身在阳光照射下很是耀眼。

榆皮扒回家,老人们就趁湿用刀具轻轻地刮去表面那层皴裂的皮,然后等它晒干,到石碾上反复碾压,细密的箩筛出粉色的面,盛到盆盆罐罐里。和地瓜面的时候,就顺手捏上一小抓。记忆中,母亲这样做出的窝头或者卷子是家常便饭,一年四季不曾间断。

扒榆树皮的岁月,虽然已经过去近三十年,如今再次想起,依然感到亲切和温馨,但其中分明又夹杂着几分伤感与落寞。